

“抢花炮”运动研究述评

赵贤洵

佛山大学人文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摘要：“抢花炮”是一项源远流长、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和体育内涵的传统集体竞技活动。目前，学术界围绕抢花炮运动已展开多维度探讨，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抢花炮运动的研究现状，为该项目的持续传承与创新转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抢花炮；研究述评；发展路径

DOI：10.64216/3104-9672.25.03.044

引言

“抢花炮”运动一直以来受到教育体育界及文化界的关注，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角度展开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方向：一是运动起源与现当代发展历程，二是花炮节等民族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三是学校体育中抢花炮的引入与推广。

1 在抢花炮运动起源与发展方面

李志清（2006）通过查阅和对比广西，中国香港地区和广东的文史县志等资料，走访调查发现，“抢花炮”活动源于广东，作为一种庙会活动通过商业形式由广东传播到广西，并落户侗族，在桂北发扬。^[1]从传统到现代竞技的抢花炮运动，经历过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四个时期，在改革开放阶段迅速发展，1982年成为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项目，在之后的全国民运会，抢花炮运动就一直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存在。也正是从改革开放阶段开始，抢花炮运动比赛器材设施、竞技规则逐步完善，运动员更加专业化，该项运动从传统的民俗活动逐步转为现代化的竞技运动，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兴民间传统体育运动。

2 关于花炮节及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方面

在以左州金山花炮节为调查点的研究中发现，其发展虽然受到现代竞技体育的打压，但深深根植于村民精神信仰，“抢花炮”运动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2]在石口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该村2/3的人常年外出务工，各村之间的交往联系十分匮乏，举办花炮节将村民聚集一起这不仅加强了当地的村落交流，与当地政府组织携手推动美食节落地，推动经济发展，也为当地与外界进行文化交融与合作提供了机会。目前广西自治区影响力

最大的两个花炮节当属葛亮和富禄花炮节。其中葛亮花炮节以祭祀神灵为主要内容，是村民自行组成的民间组织，依托附近村寨和周边地区进行；而富禄花炮节是以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为主，仪式更加注重规范化、娱乐化和竞技化。^[3]因此，富禄花炮节是广西自治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花炮节。^[4]

作为区域性的民族体育活动，花炮节除了以抢花炮为核心外，拓展了很多民族特色元素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宣传和推广“抢花炮”运动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如下，一：花炮节的举办是以传统还是以现代竞技的抢花炮运动为主。传统的抢花炮运动没有繁琐规则和人数的限制，参与人数可以为100人，300人，也可以为500人，这就使得该项运动在当地村落之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参与。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抢花炮”运动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参赛人数从不限制人数改为每队不超过16人，上场队员每队为8人；场地器材和穿着逐渐规范，比赛规则逐步完善，使得花炮运动进一步竞技化、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然而在发展中竞技化的抢花炮因为过于强调竞技内容，使抢花炮原有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制约了自身的发展。^[5]其二：花炮节的举办是以官办还是民办为主。若为官办，则政府在举办时需要计算各种预算且成本高，各个方面都要出钱出力，民众则作为工作者和表演者，活动热情大大减少；若为民办，民众是主角，更愿意尽情尽力去完成。^[6]在2012年富禄花炮节期间对该地居民、组织者和游客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家都对政府管理部分的满意度为“一般”，其主要原因是每年花炮节活动由民间组织来策划、开展并筹集资金，政府部门不愿接管，节庆旅游开发处于初级阶段。^[7]其三：传承人年龄断层现象明显。随着现代经济快速

发展，乡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只有老一辈还在乡村生活，出现了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境地。^[8]以 28-45 岁为参与主体，17-28 岁的参与者很少，且大多以观众视角来参与活动。^[9]

在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城乡之间联系频繁，逐渐削弱了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针对上述核心问题，主要采取以下方面解决。一，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方共同参与。^[10]当地政府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支持当地花炮节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完善花炮节的基础设施，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吸引社会外资参与花炮节的筹划和运作。^[11]二，在筹划抢花炮环节中，应举办传统和现代竞技的抢花炮运动，其中传统的抢花炮活动鼓励包括旅客等各方参与者都参与其中，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赛，体验当地的民族文化氛围，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三，促进花炮节的产业化发展。花炮节作为广西“三月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必将吸引内外游客来观光体验，带动当地的餐饮、住宿，交通，旅游业等产业化发展。为了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当地商户需提高服务质量、完善住宿环境；当地政府需改善当地道路交通堵塞，安排好停车位等措施。

3 在“花炮”运动学校教育方面

2011 年在广西、贵州、北京等地区就已有 20 多所高校将抢花炮运动作为大学生选修课并制定了体育教育计划，通过对民族地区高校进行调查，89% 的被调查学生都认为有必要开设“抢花炮”课。^[12]现有收集文献显示，“花炮”运动更多是集中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和少部分高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少学校在体育课程中引入该运动。大部分学校为了避免学生在该项运动中受伤，很少会在体育课堂中引入该项目。而在大学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趋于完善，能够在适应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因此关于“花炮”运动进校园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高校。

早在 2003 年就有学者在高校中引入“抢花炮”运动，并认为该项运动适合在男大学生中开展，或引入到男生体育课堂教学中，且学生反映良好，一句话总结就是刺激、过瘾。^[13]不仅如此，该项运动易于开展，只需要简单的草地就可以进行，器材设施可用小球花篮等进行代替。该运动能充分提高学生运动神经中枢的灵敏性、身体各方面的协调性，培养团队间互帮互助的优秀品质

和默契意识，这些都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的培养要求相对应。^[14]在对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显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位列于三大球、健美操之后的第三位，且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抢花炮运动是位列男生兴趣榜的第一，女生兴趣榜的前三分别是民族体育舞蹈，健身操和竹竿舞，说明男生在民族体育中更注重竞技性和身体对抗性。^[15]高校的体育老师都有着极为专业的体育技能和理论知识，更有部分是武术与民族体育专业的老师，为引入抢花炮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师资保证。除了关于抢花炮运动的引入研究，王锋（2015）对在珠海市抢花炮运动现状的调查中，只有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的体育课堂引入了该项运动，说明在沿海发达城市，该项运动处于未开发之地。^[16]并且，在引入“花炮”运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体育课程主要是中考等考试项目为主进行技能练习。且学校体育资源匮乏，校内缺乏民族体育专业的师资力量，教师没有得到专业的民族体育专业知识培训，导致部分教师难以开展民族体育课程。^[17]关于引入“花炮”运动的策略方面，一方面在引进该项目的过程中，学校给予学生训练的条件，包括场地设施及器材等，举办民族体育节，创立“花炮”社团或协会，让优秀的、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带队指导学生进行训练，最直接的就是将“花炮”运动作为学校体育选修课，纳入学校体育教学计划，并制定教学大纲。^[18]另一方面，在教学中以学生的年龄性别为依据，根据不同年龄水平的学生进行创编，并注重趣味性与教育性相结合。^[19]

4 研究述评

4.1 在学校教学方面

综合来看，当前关于“花炮”运动的研究领域存在明显侧重点：从研究主体看，成果主要集中于部分民族地区高校，其他研究参与度较低；从研究领域看，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引入“花炮”运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核心原因在于义务教育阶段面临升学压力，学校为保障学生体育中高考成绩，不得不将体育课堂内容集中安排为与中高考考核项目直接对应的内容，导致“花炮”这类非考核性运动缺乏进入课堂教学中。若要推动“花炮”运动进入中小学课堂，需先对该项运动进行适应性改编：一方面，通过“运动游戏化”设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参与门槛；另一方面，在规则、器材、动作设计上优化，最大程度规避学生参与过程中的受伤风险，为课

课堂教学安全提供保障。

4.2 旅游资源开发方面

现有研究以广西花炮节为核心，运用田野调查等方法，探究花炮节的运作逻辑、多元价值及现实挑战，为花炮运动传承与民族体育旅游开发奠定基础，但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地域局限于广西，未纳入湖南、贵州等有花炮传统的地区，无法对比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差异，结论普适性弱；二是研究方法以个案质性分析为主，对政府主导模式可能引发的文化商品化、民俗表演化等问题探讨不深入；三是忽视产业化负面效应，且未构建长效运营机制，难以解决节庆经济短期性问题。对此，为解决上述研究中指出的问题，助力花炮文化的持续发展与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长效开发，我们需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为花炮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操性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李志清.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意义(三)——族际交往中的抢花炮[J]. 体育科研, 2006, (06): 10-18.
- [2] 王成科, 李林峰. 全民健身视域下中越边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构建——以崇左市“金山花炮节”为例[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7(05): 80-82.
- [3] 黄洁. 村镇之间: 桂北都柳江流域两个花炮节传承的比较研究[J]. 百色学院学报, 2018, 31(05): 67-76.
- [4] 冬慧, 张倩. 侗族花炮节节日与文化品牌构建探析[J]. 艺术科技, 2019, 32(05): 47-48.
- [5] 屈文贵, 杨旭. 论抢花炮的发展不能丢掉民族文化内涵[J]. 运动, 2013, (14): 144-145.
- [6] 李志清.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五)——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抢花炮[J]. 体育科研, 2007, (02): 51-57.
- [7] 陈炜, 钟学进, 张露露.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广西三江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 (02): 105-113.
- [8] 李柏林, 吴湘军. 武陵山片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社会构建研究——以湘西侗族抢花炮为例[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20, 28(02): 34-35.
- [9] 郑文强.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抢花炮的现状与反思[J]. 科技资讯, 2016, 14(15): 141-142+144.
- [10] 蒙军. 新农村视域下花炮节的意义及发展对策——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纳利村为例[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1(04): 4-6.
- [11] 王媛. 广西民族村寨传统节庆旅游活化路径的模型构建研究——以广西三江富禄乡富禄村葛亮屯花炮节为例[J]. 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学报, 2025, 33(04): 121-128.
- [12] 刘其龙, 秦伟棋. 壮族传统体育“抢花炮”进入民族地区高校体育教学的可行性研究——以桂西高校为例[J]. 搏击(武术科学), 2011, 8(02): 93-95.
- [13] 闫孝英. 民族体育在普通高校的应用与探讨[J]. 辽宁体育科技, 2003, (03): 62-68.
- [14] 林承南. 浅析民族体育“抢花炮”引入民办高校体育教育——以广西外国语学院为视角[J]. 运动精品, 2021, 40(01): 8-9.
- [15] 陆世斌. 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西部高校体育课堂的可行性研究——以抢花炮为例[J]. 大众科技, 2013, 15(06): 222-225.
- [16] 王锋. 珠海市高校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花炮的可行性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 2015, 5(11): 182-183.
- [17] 黎贤姣.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小学的应然价值与实践路径[J]. 当代体育科技, 2023, 13(16): 114-118+123.
- [18] 钟国友. 将壮族传统体育“花炮”引入桂西高校体育的思考[J]. 当代体育科技, 2017, 7(10): 211-212.
- [19] 李轶博. 核心素养下小学体育课堂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游戏的育人价值[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4, 40(06): 47-50.

作者简介: 赵贤洵(2000—),男(瑶族),广东清远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体育。

基金项目: 2021年广东省文化厅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近代岭南地区的武术教育与武术传播研究——以精武体育会为中心》(项目编号2021WTSCX083)。佛山大学2025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广东“抢花炮”运动的历史变迁和传承路径研究》)。